

工人文艺作品选

甘肃省总工会宣传部编

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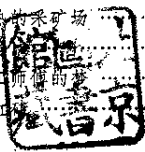
1301.1.12

小说·散文

石花	杏 果 (1)
祖国的春天	许金坤 (21)
老铁师傅	刘根成 (46)
招贤榜	武铁民 (56)
啊, 40000000	兰必让 (62)
芦嫂	李保亮 (78)
半碗绿色的水	海 飞 (87)
花与诗	雍 玲 (97)
枯燥的乐谱	周如镜 (102)

诗 歌

周总理的足迹 (二首)	吕宏声 (109)
红司令之歌 (三首)	傅金城 (112)
写在交通运输线上 (三首)	江俊涛 (118)
车间短笛 (三首)	曹积金 (123)
高路云程	张 普 (125)
火热的采矿场	江长胜 (127)
花翎	红 来 (129)
锻工师傅的梦	丛 海 (131)
致红	徐德祺 (133)



A651238

货郎担	樊孝贤 (135)
把关	史 塔 (137)
“双喜”临门	熊立人 (139)
无名的花	荷执敏 (141)
齐天乐	陈济汉 (142)
鸬鹚天	裴怀安 (144)

戏剧·音乐

姊妹俩	徐志义 (145)
赶漂歌	马世荣 谭志立词 谭 志 立曲 (169)
我们这里有个小伙子	金 石词 喻 隄曲 (175)
编后记	(178)

石 花

杏 果

一、“就怕她！”

说也怪，象我这样五大三粗的小伙子，竟然对一个没见过面的姑娘，莫名其妙地有点儿“怕”。你说怪不？

早先，我还没调到青年突击队，就听说那儿有个名叫石花的小大夫，说话办事都挺厉害，就连突击队那帮儿头顶三把火的愣小子们，都被她管得服服贴贴，见到她就象老鼠见了猫儿一样。当然喽，传话的人说得是有点玄，但也不能没根没影地瞎编吧？

事情也真巧，七八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我偏偏被矿领导点“将”调到青年突击队当队长。调令一开，我心里犯嘀咕了：这一去免不了和那个石花打交道，锅勺在一起还能没个磕碰？象我这个在全矿有鼻子有脸的人，要是让个姑娘给个下不了台，那可真是……糟！

新“官”上任，突击队的年青人硬要我在欢迎会上亮相。我也毫不客气，站起来自我介绍：“大伙都知道了，我叫刘大强，外号‘气死牛’……”

“哄——”，小伙子们笑得前仰后合。

我没笑。这是实情嘛，方圆几十里的矿区，谁不知道我的“牛”脾气？我清了清嗓子，不理睬大伙的哄笑，继续往下说：“咱来这儿，不是跑来吃干饭的，而是和大伙儿一块咬钢嚼铁打硬仗的！过去咱们心窝憋气，现在“四害”除了，气顺了，就该挥刀出五关斩六将，为四化多做贡献！伙计们，担子重哪，困难也不会少，但只要咱们全队人马抱成团、一股劲，我看——”我得意地指指挂在墙上的“竞赛红旗”，提高了嗓门，“让它板上砸钉，在咱队‘安家落户’！”

“哗——”，小伙子们巴掌擂得山响。

“好！”我心里暗暗叫了一声：有大伙儿撑腰，咱这“萝卜头”的戏就好唱了。我又信心百倍地补充说：“咱们说了算，定了干，痛痛快快大干一场！对，咱们的竞赛对手是东井‘猛虎队’，也不是好对付的，大伙都要瞪起眼来，来个‘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’！——没了！”

我大手一挥刚坐下，忽听会场上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刘队长，我说点行吗？”

我抬眼一扫，见会场后面站起一位姑娘。她大大方方地朝我笑笑，说：“卖啥的吆喝啥，咱还得说说头痛脑热、碰手伤脚的事儿……”会场上有人“嗤嗤”笑了，姑娘偏头瞅瞅，仍然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大伙儿别小看这些小病小伤，都要往意预防。小痛小痒出大病，要是躺倒几个，咱们队长‘板上砸钉’的戏就难唱了。……谁要稀里马哈的，可别怪我拉下脸来不讲客气！”说完，揪着辫梢坐了下去。

“喏，她就是石花！”坐在我旁边的张小路轻声说：“这是给你打‘预防针’哩！”

哦，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石花？我好像不相信似的，

又朝那姑娘瞅瞅：看她的样儿，文文秀秀的，不象我想像的那样膀大腰圆；瞧她说话儿，笑模笑脸的，也不象张口冲倒墙。她，有啥可“怕”的呢？

小路象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作个鬼脸说：“你可别小瞧她！咱队的小伙子呀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——怕——她！”

二、碰钉子

没过两天，我真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对这个石花不得不“刮目相看”了。

俗话说：“新官上任三把火。”我这个“官”儿火更旺，一到突击队就满心想着露两手，好让大伙瞧瞧我刘大强不是个瓢食包！

那天上班，我带着三班上了主巷道五号掌子。班前一动员，大伙更是火上加油，那劲头，真能一拳砸口井，一脚踢条巷！我乐得大嘴一直没合：哈，这把火是烧到点子上了啦！

出了几身透汗，还没赶下班，超产计划早冒了尖。我心里一热乎，又吆喝大伙一鼓作气突击了几米道。出完最后一车毛石，我这才感到嗓子眼里直冒火。我撩起衣襟往脸上抹了一把，安全帽往后脑勺一推，抬腿直奔开水壶。哪知一拎，轻飘飘的，早露壶底啦！

“嘻，这些家伙，喝水也这么快当彻底！”我狠眼咽了口唾沫，撂下空水壶。谁知一抬头，却正好瞅见风枪输水管“嗞嗞”喷水花。哈，这可正是三伏天送来大西瓜，我一拍脑门蹦到眼前，伸手抓起输水管就往嘴里塞。

“放下！”突然，一声尖脆的声音在我脑后炸响。我一打

愣，冰凉的水花溅了一脸一身。我狼狈不堪地拧过脑袋一看：哟，正是那个石花。她穿身沾满泥点的工作服，挎个小药箱。见我转过身，她嘴角一挑，惬意地笑了。

我抹抹脸上的水珠，怪不痛快地说：“嚯，是你呀，吓我一大跳！”说着，我抓起水管又要塞。谁知还没挨到嘴边，石花倏地窜上来，一把夺过水管，又一转身关住了水龙头。这下，惹得我牛脾气上来了：“你、你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不许你喝冷水！”石花用不容置辩的口气说：“你是队长，更应带头遵守卫生保健公约！”

“我……”这一军将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。

这当儿，好多口干舌燥，正在寻水喝的小伙子都闻声围过来。一看这台戏，七嘴八舌议论开了。听得出来，多数人向着石花。

我感到窘极了。就在这时，听到人群里有人说：“哎，我说石花大夫，这嗓子眼里直窜火苗，喝就喝点呗，怕啥呀……”

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小路。见有人替我说话，我的牛劲又来了：“石花大夫，我喝啥水请你甭管了，咱病了自己受，行了吧？”

怪？石花这回竟没还嘴。只见她跨前几步，说：“小路，你到前边来！”

“我……”小路真很顺从地跑到前面来了。

“给大伙说说，你上次是为啥拉肚子的？”

“那……有啥可说的。”小路突然象变了个人似的，红着脸用求情的目光看着石花，恳求说：“石花大夫，揭人不揭短，你咋净……”

“我就爱那壶不开提那壶！”石花盯着小路说：“你不说，让双喜说。”

原来，两月前的一个下雪天，小路和双喜在井上装运料，俩人干得满头大汗。小路午饭一家伙干了半饭盒红烧肉，喝开水嫌不过瘾，就抓起雪团团啃了起来。双喜劝他不听，凑巧被石花撞见，刮了顿鼻子。可石花一走他又大嚼起来，还得意地说不讨腰包的“冰淇淋”，老天爷管饱。这下可好，“冰淇淋”拌红烧肉，在肚里闹了个翻天覆地，连裤带绳都提不及。

“……就为这，石花整整守了他三天”。高个、白净脸的双喜讲完了，“对不，小路？”

小路面红耳赤，偷偷儿咧咧嘴。

石花抿嘴笑了：“是不是又眼馋不花钱的‘汽水’啦？没记性！就是再壮的身子，能经得起你们这么胡折腾吗？”说完，她扫了我一眼。

听这话，瞧这脸，不是杀鸡给猴看吗？！气得我火苗子一窜三尺高。

“大伙等等，我去马上就来！”没容我开口，石花招呼一声，返身匆匆跑了。小路眨眨眼，象发现什么新大陆似地，一拍后脑勺追去。

我莫名其妙。不一会，石花笑盈盈地跑回来了，手里拎只大水壶；身后紧跟着小路，叮铃咣啷提着几个茶缸。我傻眼了：这？！……

“快来喝开水！”石花招呼着。小伙子们一拥而上，抢过小路拿的茶缸，连笑带闹，倒上水喝了起来。

“哟，大强！还愣着干啥？给，快喝！”一股热气喷到

我脸上，石花端着满荡荡的一杯水，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。

望着石花和蔼的笑脸，我心里就象那杯开水灌下肚一样热乎乎的。可我这个人，牛脾气，犟板筋，一下难回脖。而且，今儿我也真气她半路杀出两板斧，让我这个刚上任的队长在大伙面前丢人现眼。心里憋气，嘴上走火：“得！你甭讨着便宜来卖乖，不喝也渴不死我！”说完，我没好气地一甩胳膊，扭头就走了。

到掌子面，我发狠似地刚抱起凿岩机，谁知石花又撵着脚根赶来了。她把那杯水往我手里一塞，说：“不行，你非得喝！……”

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。不过，一想起刚才的事，我心里还是有点疙疙瘩瘩；以后呀，咱还是知趣点得了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

三、躲也躲不起

接连好几天，我有意躲着石花不见面。即使有时实在难回避，对石花的笑脸相问，我也是从鼻孔里嗯哈一声了事。

一天下午，我和小路、铁蛋在三号小掌子打眼。刚打一半儿，我隐隐觉得有点烧心，经验告诉我：午饭吃得太猛，老毛病又犯了。就在这时，石花忽然挎着小药箱跑来了。我装作没看见，一扭屁股换了个眼位，给石花亮了个后背梁。

小路一见石花，朝我挤挤眼用指头蛋打着“快板”说：“咱没病，也没伤，井下冷水也没尝；呱嗒拉呱得儿呛，恭请大夫闪一旁！”

石花“咯咯”笑了，铁蛋也乐了。我憋住笑白了小路一

眼：“别闲扯，注意把机器！”

石花也不笑了。一会儿帮着拉风水管，一会儿又清理碍手碍脚的工具材料，一会儿又瞅空认真地看我们打眼，不时还插上句：“这个是掏心眼吧？”“噢，那个眼角度是这样。”……

打完掏心眼，我刚使劲架高机器，一口酸水猛然呕了上来，我一咬牙又咽了回去。

“不对！”石花突然伸手按住我的凿岩机风门，眼睛盯住我审视起来。

我愣了。小路和铁蛋也懵头了：“啥不对？”

石花笑了，说：“瞧你们紧张的！大强，老实说，胃病又犯了吧？”

“啊？！”我惊愕了，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告诉你，我会算！”石花狡黠地朝我笑笑，打开小药箱拿出一个小纸包，说：“这是‘普鲁本辛’，现在吃两片，晚饭后再吃两片。啊？”

我迟疑地接过药包，石花摘下随身带的小水壶倒了一杯水递给我，又说：“你呀，吃饭就象饿狼似的，自个胃有毛病还不清楚吗？”

我挠挠脖梗，尴尬地笑了。

石花又对铁蛋说：“那个偏方你抹了没有？……好，连续抹五次。以后可别在湿地上坐。”

石花背好药箱，又转身向别的巷道走去。刚走几步，她又回头喊：“大强，晚饭后在宿舍等我！瞧你的脑袋，象个草鸡窝也不知道收拾！……”

下班后，我刚一进宿舍，食堂炊事员小郭笑嘻嘻地来了。他把大盘小盆往我两前一放，唱说道：“哎——，生煸菠菜，

韭黄馄饨鸡丝汤，保证你吃了胃里舒畅！”

一股香味直冲鼻子眼。嘿，这可真是想吃甜的来个卖糖的——对味透了！不过，我挺奇怪：他咋知道我的嗜好和胃有病？

胖子小郭得意地说：“对口味吧？没说的。咱食堂有个‘高级顾问’，不管是张咸李酸王二甜，咱都有谱哩。”说完，他朝我笑笑走了。

我吃了这顿美味可口的饭菜，心满意足地抹抹嘴上的油花，猛一抬头，看见石花靠着门框抿嘴儿乐呢。

“下一个‘节目’是——吃药！”石花走上前，把一大包东西撂到床上，风趣地说。

我这才想起饭后‘任务’，忙拽过工作服一摸：完啦，药片片早被井下水泡成泥糊糊了。

“你们呀，一忙起来就瘟头了。浪费！给，”石花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包，“快吃吧。”

我吃了药。石花掏出剪刀剪剪，便动手给我理起来。

说实话，石花的理发技术真不高明，不时夹头发，痛得我直咧嘴。但石花理得很认真，我也不好意思声张。

小路在门口探探头，一看这情景，掩嘴笑了。

“小路！”石花停了手，“说你多少遍了，还是扒下脏皮就往床下一塞，邋遢鬼！讲卫生光挂在嘴上，洗几件衣服能累断骨头吗？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洗……”小路伸伸舌头说。

“回来！”石花忍不住笑了，“等你洗到猴年衣服长毛了！喏，床上那个大包就是。下次你再扒下来塞床下，我给你拿去巡回展览！”

“哎唷！”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把头歪到一边龇着牙说：“你这个‘理发师’是理发还是拔发？……都把人疼死了！”

“哈哈！大强，她这是现炒现卖，在你头上学手艺哩。你就咬牙忍点吧！”小路揭了底。

“真是！男子汉大丈夫还怕疼？”石花咯咯笑了，她扳过我的脑袋诙谐地说，“躲啥？告诉你，我就选准在你头上开刀！”

小路很有意味地朝我挤挤眼睛，倒在床上笑了个饱。

四、节骨眼上捅漏子

打那以后，我对石花的态度有了转变。就是嘛，人家对咱一副热心肠，咱还能是块难化的冰疙瘩？不过，我对石花有些事还是看不惯，总觉得她管得太宽。

本来，井口保健室就她一个人，刚出校门不到一年就肩起几十号人的卫生保健，里里外外也够她忙乎了。可她偏偏儿眼尖手长，爱管闲事。你就看她吧，一天除了看病巡诊，总是忙这干那，手脚没个拾闲的时候。可你一说她，她有的是理由，比如“洗澡水不热，感冒咋办？”“材料乱堆放，碰伤人谁负责？”要不干脆回你一句：“同志，‘保健保健’，就是啥事都管！”……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儿二十来天过去了，咱队和“猛虎队”的竞赛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可不是，“猛虎队”前两天又放了高产“卫星”，一家伙把眼前的日进尺最高纪录翻了番，真蝎虎！这下，我可急眼了。说实在的，咱刘大强有鼻子有脸，全矿闻名的“气死牛”，啥时候服过别人？！现在眼看着“猛虎队”把咱刷了一大截，心窝那能不上火？我脑

袋胀得象斗大，心里狠狠下了决心：咬着牙，豁出命，不超过“猛虎队”，算我刘大强白啃了十年石头！

可是，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缝。本来队里凿岩班人员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生产一紧更显得摆划不开，谁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却插了个漏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这天早上一上班，我一布置完任务，小伙子们就象一群下山猛虎似的窜到各掌子面，捋袖子，抓机器，热热火火地干了起来。

哈，说来真玄乎！不知啥时候，测道员大赵跑来告诉我，各掌子面总进尺再差五来接近“猛虎队”纪录。我捋起手腕一看表：嚯，时针才挪了六个格。离下班还有两小时，再干它六、七米，真是瓮中捉鳖——十拿九稳！

又一串炮响过，硝烟还没散尽，我就这边喊：“二顺，带搬运班快上！”那边叫：“小武，快架凿岩机！快！……”

“大强，放完炮也不敲帮问顶，你看这几块石头，多玄。”说话的是石花。她满脸泥点一身汗水，握着一根撬棍递过来，“给！‘磨刀不误砍柴工’，把它捅下来再干！”

我接过撬棍，按照石花的指点捅掉了顶板悬挂的几块浮石。石花又象诊断疾病似地敲打检查了一遍，这才笑着说：“好啦，以后可别疏忽这些检查工作。……还笑哩，这能费多大事？越忙越应该加强安全，预防伤病。不怕一万就怕万一……”

石花一走，我在这边打完眼，又风风火火地扛着凿岩机赶到另一个巷道。

水雾弥漫的掌子面上，小路和铁蛋正干得起劲。我二话没说，架起凿岩机就打开了风门。凿岩机“突突突”，我脑瓜里敲喜鼓：这下不超过“猛虎队”才怪哩……。正在我想

得美滋滋的时候，忽听身后一声喊：“快闪开！”凭着经验，我知道事情不妙，急忙一拽小路俩往后一闪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几块大石头重重地砸了下来。

“好险！”我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嗟唷！”石花突然弯腰喊了一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见小路没缩回来的一只脚，被一块砖头大小的石头砸伤。鲜血，顿时渗了出来。

“他妈的，活见鬼！”小路嘴里骂了一句，一咬牙，一挺腰又上前抱起了凿岩机。

石花抓住胳膊：“不要命啦！看你的脚！”

“这是啥时候，还顾得上管它！”小路伸手就要开风门，手又被石花紧紧抓住了。这下，小路急了，粗鲁地嚷道：“你烦人啥？走开！”

“老实点！不包扎会化脓发炎！”

这时，我才猛悟过来，上前和铁蛋不由分说，把小路抬到躲炮洞的“手术台”上——石花用旧模板搭的简易急救床。石花麻利地扒下小路的胶靴，敏捷地打开小药箱，熟练地消毒、按摩、上药，转眼间包扎好了。

“大强，你们继续干，我送小路上井！”石花说完，转身一欠腰，搀着小路直奔码头门……

下了班，我匆匆赶到医院去看望小路。刚到病房门口，听到里面传出争执的声音：

“……又没伤着骨头，这不是叫我活受罪吗？真的，在这‘笼子’里能闷死我！”这是小路恳求的声音。

“是老虎也得给我舔爪养伤！”这是石花诙谐的笑声。

“撬帮问顶是老规矩，提醒了你还蛮干。你呀，对这些总是

不当回事！”

“喂呀，石花！你也知道，凿岩班人少，我再背床板挺尸，该把咱队长急懵了！”

“活该！急哭才好呐！一天就象头黄牛，只知道瞪起眼珠子拚命，预防伤病在他脑瓜里连个针尖大的地盘都没占！给他点教训也好……”

“……那好，我听你的，躺着，那我的凿岩机听谁的，也躺着？”听声音小路是没奈何了。

“喂哟，多玄！好象离了你这个二楞神，凿岩机就不转啦？”石花咯咯笑着说。

“那你还能变出个人来，怪事！”

“变不出来，可我能找个人代替你。”

“不骗人？”

“没功夫骗你！用‘气死牛’队长的话说，也是‘板上砸钉’！”石花笑得更响了。

听到这儿，我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觉得脸红耳热，后脊梁冒汗：这个石花，确实有点那个……太厉害了。不过，对石花的后半截话，我半信半疑：说实话，咱是当“萝卜头”的，小路一负伤不比谁着急？肚里的“点将簿”早捣腾几遍啦，那还能找出个揪蚂蚁上树的闲人来？真是！

她上哪儿去找人呢？

五、说不出的滋味

晚上，我到凿岩班开了个“鼓劲会”，要求大伙儿多流点汗，力争减人不减产。一句话，板上砸钉还得砸！自然，小伙子

们劲头儿挺足，嘴巴里蹦出的也没软话。可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，回宿舍拿了俩冷馒头，决定上山再跟夜班凿岩工出它一身汗。在这火候上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呀！

矿区的春夜，凉风嗖嗖，寒气袭人。但我觉得浑身热腾腾的，脚板也象蹬了风火轮。穿过营房，拐过山弯，我边啃馒头边往山上爬去。

突然，一个黑影急匆匆从山坡上奔下来。

“谁？”我大声问。

“谁？人呗！”传来一句调皮的回答。

原来是石花。映着路灯，她那双玻璃球似的眼珠儿，闪烁着动人的光亮。

“瞧你，胃不好还走路啃馒头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问她半夜还上那去。

“刚才小夜班下班，我见小宋又捂着腮帮，大概牙又疼了，我去扎几针。你呢？”

“我上山……有点事。”我吱唔着，生怕让这位不讲情面的小大夫堵回去。

“早点睡。”她盯了我一眼，又扬起尖下巴指指说，

“对啦，前面有两个路灯灯泡坏了，让电工快点换上，要不黑乎乎的会摔着人，啊？……”

在井下连放了二茬炮，趁搬运工出毛的空儿，我甩把汗又朝主巷道五号掌子奔去。

五号掌子激战方酣。透过水雾，我发现一个凿岩工打捣心眼的角度不对，便上前在他安全帽上拍了一巴掌：“角度错啦！换跟位！”

那个凿岩工也不吭声，使劲拔出钎杆，似乎有点吃力地

架高了机器。

“往左倾斜15度……对，再斜点，好！”

“突——突！”凿岩机突然颤抖着打滑了。

“噎！劲都那去了！”我吼叫着去扶钎杆。

“走开，不用你！”那个凿岩工“叭”把我的手打开，又猛地转过脸硬倔倔地说。

“啊？！”我定睛一看，傻了：天，这咋是……石花呀！她清秀的脸庞胀红了，上面抹着几道泥印子，看上去有点滑稽。“是、是你？”我结巴了。

“是我，又咋啦？”她嘴角一挑，笑了。

我大张着眼睛还在发愣：明明我见她下山给小宋去看病，咋又突然冒出来打眼？真神了！

“看啥，没见过？”石花朝我笑笑，又转身架好机器，“咔嚓”一声打开了风门。

“突——”凿岩机雷鸣般地吼叫起来，随着机身的剧烈颤动，石花也猛然前仰后趋了几下，安全帽都震偏了！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如大梦初醒似地大叫一声：“快关机！”

谁知石花狠劲用胸脯顶住机身，腮帮子一鼓，站稳了脚跟。凿岩机呜呜欢叫着，飞迸着泥浆、水花往岩层钻进……

吃夜餐的时候，我蹲在石花旁边，带着敬意说：“石花，你啥时候学的这两刷子？”

“哟，你不给我当过师傅吗？”

“我？”我忽扇着眼皮，“别逗了！”

“真的！”石花一歪头笑了，“为学你们点技术，我连偷带摸快半年啦！哈哈！”